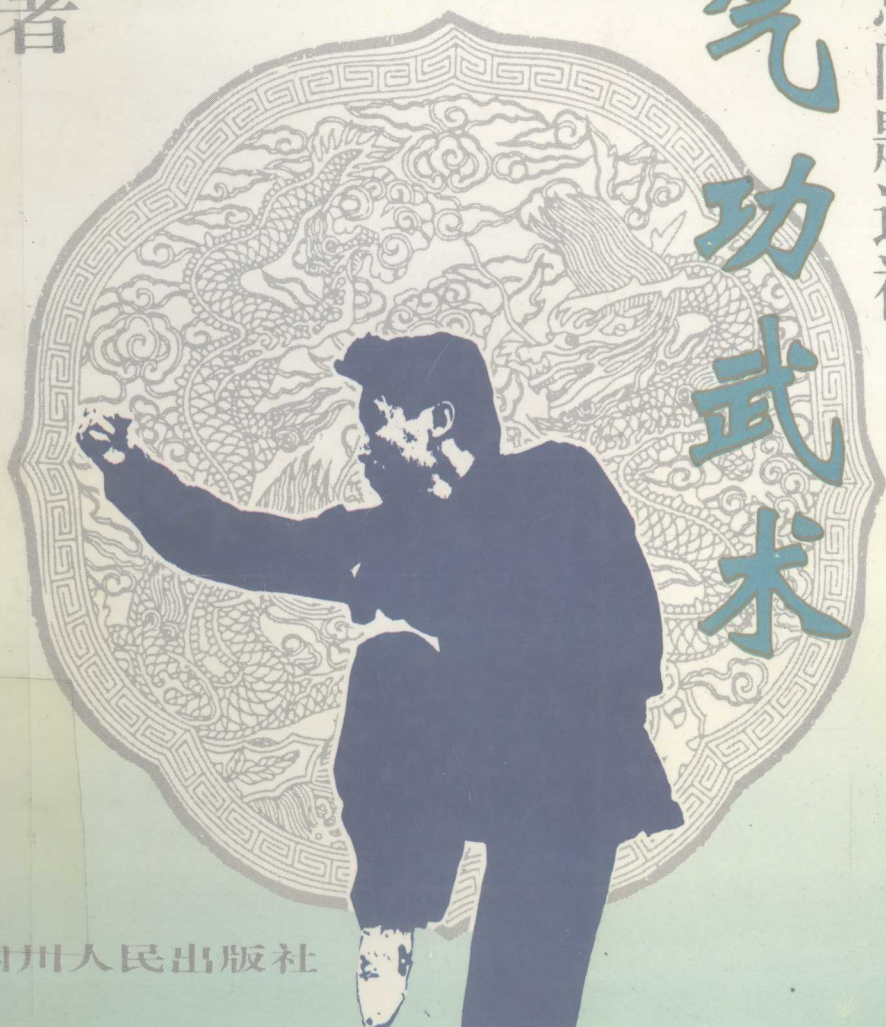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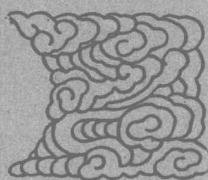
中国当代热点问题透视

中国气功武术 探秘

郑光路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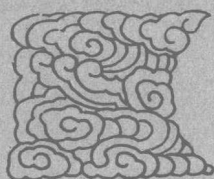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中国气功武术探秘



郑光路 著



责任编辑：黄成军

封面设计：文小牛

技术设计：何 华

中国气功武术探秘

郑光路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绵竹教育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14.125 插页 5 字数 300 千

1995 年 7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2863-6/G·474 印数：1-10000

定价：15.50 元

中国当代热点问题透视

四川人民出版社 · 1995 · 成都

作者简介

郑光路，四川成都人，1950年生，医科大学毕业，职业医师。现为四川省气功科学研究会名誉理事、四川省中医学会会员。自幼习武，长年不懈研讨武术、气功，曾在国内各种气功、武术表演和比赛中获奖，还曾被特邀参加电影、电视等任武术角色，擅长峨眉派武功及陈式太极拳等。多年来执著钻研武术、气功理论，倡导“武医结合”，成绩显著，国内三十多家报刊、电台曾介绍其事迹。1987年被聘为珠海特区“华侨康复中心”和“四川康复中心”中医气功研究室主任，向许多国际友人、港澳同胞传授武术气功健身知识，深得各界好评。《澳门日报》，香港《商报》、《大公报》等多次报道其事迹；香港《明报》曾发专稿《四川医师郑光路，倡导武医结合》，盛赞郑光路“能文、能武、能医”，“是一位难得的武功界秀才”。他先后在各专业杂志上发表了数十万字的武术、气功研究文章，及长篇专著《气卷神州——中国当代气功大热潮面面观》，受到学术界好评。

（摘自《中国当代气功全书·人物卷》（人民体育出版社，1993年）

及《中国当代气功师》（天则出版社，1989年）

内 容 简 介

这本书独具特色、内容丰富，将受到各界读者欢迎。这是一本探索、揭示中国当代社会热点问题——“气功和武术之谜”的好书。

气功热潮，无数中国人为之吸引、困惑。千门百派的功法、千奇百怪的气功表演、成千上万神通各异的气功师……迷信？骗术？宗教？科学？国人为之迷惑不解。本书“上篇”《中国民间气功之谜》，作者以极丰富的资料、独到的见解揭开了谜团。读者可在书中看到：巫师跳神；端公降鬼；原始宗教；法术表演中的“捞油锅”、“上刀山”、“目莲戏打叉”、“过火坑”、“吐火”……等与现在硬气功表演之流变；可看到古今方士各种神仙骗术、江湖门子；可看到义和团的“神拳”和今天的“自发动功”渊源；可看到古代祝由科对今天“外气治疗”、“千里遥诊”、“特异功能”、“气功预测算命”、“带功报告”、“气功查病”……的影响；可看到解放前四川的几个“大神仙”利用气功方术大乱天下骗人无数的旧闻……可看到神奇的民间秘密宗教对气功发展产生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可贵的是作者并非单纯罗列以上资料（尽管这已很有价值），而是以气功界圈子中人的特殊身分，对现今气功热潮中各种

热点“敏感”问题作深刻剖析；作者并不简单肯定或否定国人困惑的气功热点问题，而是从历史发展和传统中国社会大文化背景的角度，揭示了中国民间宗教与现在气功热潮千丝万缕的联系，立论精辟透彻。本章初稿在国内外很有影响的《气功与科学》发表时，刊物给了很高评价，特发“编者按”评论：

在气功园里，民间气功流派自然占有一席之地。但不一提及民间气功，往往牵涉到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即民间宗教与气功关系的问题。这是一个极不容易说清楚的问题。本文作者通过极其丰富的资料，对这一问题作了极为生动的解答。这样系统地介绍民间气功，并甄别其良莠，在气功史上还是首次，因此值得一读。

相信读者读后会同意以上看法。

本书“中篇”《峨眉派武术及其它武术史实之谜》，则揭开许多武林之谜：远近闻名的“成都青羊宫打擂台”是怎么回事？“中国武术参加过奥运会”吗？真况如何？鲁迅是否一贯正确？大文豪的他与武术、气功有没有关系？旧时武林界人士风貌如何？武术与医学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一回事？峨眉火龙拳的渊源？海灯法师的师傅是谁？……武术历来被士大夫流视为江湖末技，不入正史经传，史料历来匮乏。本书对丰富武术史料（尤其是峨眉派地方武术）极富价值外，对武术理论研究也是卓有成就的。如“武术与医学”这重要问题的探讨文章，就受到《武林》杂志和武术史专家习云太教授等高度评价及海外重视。香港《明报》曾就此发表刊有作者大幅图片的“人物专访”文章《四川医师郑光路，倡导武医结合疗法》专门介绍其事迹。又如《鲁迅与武术气功》一

文，填补了鲁迅研究某方面的空白，修正了近代体育史中某些不公允的定论……著名武术评论家孙豹隐撰专文称该文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称赞作者作了“筚路蓝缕”的开拓性工作。

本书“下篇”《中国武术、气功在民间形形色色之谜——江湖万花筒》更是雅俗共赏、引人入胜，既具有文学性，又多知识性。《“峨眉武功真诀”与魏神腿之死——旧社会四川武林掠影》、《峨眉武踪血泪录》、《“唐鸭儿”江湖怪闻录》等均以小说体裁写成，极生动地描绘出旧时武林风貌和打擂情景、民间武术家良莠不齐的形象及“武侠报国”的虚幻…情节变化莫测、结局出人意料，其思想性、趣味性、知识性、乡土味都很强，远非一般虚假武侠小说可比拟。《动乱年代中的民间武林——记海灯法师在文革中的一场武林纠纷及老拳师“柳老头”之死》更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纪实文章。作者以亲历者的身分，十分生动地描绘出包括海灯法师在内的民间武林人士在文革特殊年代中的尴尬、凄凉以至悲惨的心态和境况；生动地刻画出荒唐岁月对民间武术的摧残及武林人物的变态……文章中的海灯法师等人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真实人物，所反映出的是那个真实的时代背景，这与一些把海灯当成神仙来写的文章相比较，其差别不言自明。另外二篇《跑江湖揭秘》、《张打师跑江湖》，把江湖武术、气功中的坑、蒙、拐、骗、黑吃黑……的内幕暴露无遗，作者从社会学、民俗学这角度来深刻剖析中国民间武林“市俗化”现象，对完整了解民间武术、气功的多重内涵可以说是非常独到的。

相信本书不但会受到众多武术气功爱好者、研究者欢迎，也会受到对气功、武术这一中国当代社会热点问题有兴趣的各界读者欢迎！

作者自序

书之有序，自古而然，且多仰仗名人为之以壮身色。此书将付梓，本也想请某学术界名流或某政界要人署名作序，原非太难之事。但想，隔靴搔痒、我不爽快，雾中看花、读者冤枉。不如直吐胸臆说实话，定使读者看罢觉亲切。这篇序言文字较长，却是解开气功武术之谜团的入口处。读者耐心看完，便知此言不虚。

1. 我从事气功、武术活动的经历

古今来，欲解书中旨趣，便想知作者详情。我生于寒贱之家、尝尽人生苦辛。少时虽缺衣少食面黄肌瘦，仍常有飞檐走壁侠客幻想；世间非我一人如此痴，读者中一定也有这样的人。

文革狂潮初起时，我拜在成都地区某著名拳师门下。南拳北腿、刀枪剑棍，打沙包、举杠铃，练散手、甩石锁，蹲桩子、习吐纳……不亦乐乎，好不苦也。闻惯了武斗硝烟，听够了武林掌故。不敢自诩练得多好，也算领略个中滋味。世态百象、文革风

云……尽现眼底、琢磨心中。虽还是少年，却显得老成——时代使然也！

1969年，下乡邛崃县。只有生活苦，不见卓文君。破草屋、邻荒坟，吞糠菜、烧棺材，发高烧、打摆子，常无粮、断炊烟，“丰收舞”、农民厌……说来可怜、想起心酸。栽秧打谷、战地斗天，挣天工分、零点二元。初时，生活虽苦仍喜打拳练功，无奈营养缺乏时冒虚汗。我原带有一杠铃下乡，大作卧薪尝胆之想；但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觉现实严峻、感前途茫茫……一天我与同学汪君聊起将来，越说越凄凉；杠铃卖给了么店子，人家拿去作抵门杠。换来两元钱，买酒灌黄汤。两人坐在田坎上，喝酒晒太阳；越喝越是苦闷，两人嚎啕大哭，不是小伙子，倒像大姑娘……酒醒后又后悔，练身体少了家当。去买了根竹绳子，吊在屋梁；既可练吊环，也能玩单杠，只是屋子晃荡荡。晚上油灯下，读书写文章……当年许多知青都这样，困境之中寻解脱、自强不息熬时光。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先生主办的香港《明报》有篇文章介绍我说：“从小随父辈师长学武术和中医，中学毕业后正遇上文革，他亦上山下乡劳动，期间一直练功不止……”这是实情。常见介绍出名气功师的文章中，几乎都有缘遇上仙风道骨的神人异士传授功夫……我真艳羡，自叹缘薄难拜神人门下。说句大实话，我虽先后向省内外十来位老拳师学艺，但这些师傅们全困了睡觉、饿了吃饭、恼了骂娘，不带半点仙气。我仅管“一直练功不止”，除能吃、能跳、显得年轻外，至今未练习出一丁点“特异功能”——天资愚钝，岂止无缘。

1971年离开农村，当了木匠；不安本分，常有异想；锯子生了锈，刨子光腔腔……领导无奈，叫我改行；打针发药，当起医生。研经络，诵脉诀，背汤头，练推拿……扎银针扎得病人双脚

跳，开药方开得我心头慌。一心扑在医学，成天心系书本。奔窜流离、长寓他乡，知音好友、已是疏阔。后随某建设单位迁青城山下、岷江岸畔。黄老之道，我幼时便神往之，于是常登青城。自付千年圣山，必有高士藏焉，常以不遇为恨。遍游山中道观是游人稀落，几个残存老道如惊弓之鸟；我去请教养生之道，他忙摇手装聋作哑……山色虽好，只添惆怅；庙观破败，不可淹留。每每怅然下山，常常心里悲怆：神仙高人哪有那么轻易碰上的？回去自个苦练，不存妄想。

1975年到1978年，先后在成都市二医院、省医院研修皮肤专科，跟在专家屁股后，做事跑在众人前。看门诊、值夜班，忙查房、团团转……活人就得吃饭、练功只好靠边。曾作小诗自嘲：“弃武修文莫再狂，谋生须待习歧黄。良医良相皆难作，雨湿残花泪湿裳。”非强作悲戚语，是那时做人难。

1978年岁暮，全国恢复高考。我多年不丢书本，所以一考便成；虽非名牌大学，倒须多花精神。功课繁多，忙得晕头转向；带薪读书，思想很有压力。不敢偷懒落后，必须拼命向前。化学如同怪天书，外语酷似蝌蚪文，生理、病理、药理，内科、外科、妇科……起五更，睡半夜；头不悬梁而常痛，锥未刺股如坐刀……同学们都喊恼火，我尤其神经衰弱。夜难入寐，头痛欲裂满床滚；如患大病，面黄肌瘦身无力……衣带渐宽始后悔，很怕如此更憔悴。才深悟老庄顺应自然之奥理，方懂得万事莫强求的深义。自此争胜好强心抛在脑后，上课时能听则听；放学后一心一意打拳，不管吹风下雨。不到半载，诸症全无；昂首挺胸，不像斯文学子，肌肉隆起，倒是一介武夫。不为而为，成绩反倒好起来；想练必练，功夫已经胜当年。大学四年，顺利毕业；文凭是小事，深得养生理。

自此，行医可挣钱养家，练功实人生乐事。广结武友、遍访名师。每有心得，写成文章，寄给刊物，常有稿费；钱虽很少，聊以自慰。1985年后，《气功与体育》杂志聘为特约记者，发硬壳证件中赫然印有“凭此记者证，优先买车船票”，起初很是顶用，后来不值几文。次年，该刊主编请我与四川另外二位知名气功师去西安一游，洽谈杂志发行及其它事宜。主编郭周礼先生，胆大包天，闯劲十足，正筹办“国际气功联合会”、“中国体育气功研究会”，亲自接待，天天宴请。清楚了气功界不少内幕，游遍了长安城名胜风景。郭先生后任该两会秘书长，筹办数次国际气功研讨会，影响重大、意义深远，不愧是中国当代气功热潮中的大弄潮儿。

自1983年始，参比赛，演电影，拍录相，跑江湖……我还多次和省内武术气功界好手一道组团，以四川省气功研究会的名义，参加大大小小各种学术会、表演会、邀请会……小至市镇，大至国际，抱回证书奖状一大摞，结识大师高手许多人。到开封、观少林，下广州、至深圳……也曾尊为贵宾接待，晦气时则同江湖艺人。很多愉快、不少酸辛。冷眼观武功界鱼龙混杂，唯告诫自己要老实做人。谚云：“江湖学问深似海，不去不会懂半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没有这些，要写此书，实不可能。

1987年，被四川康复中心和珠海特区华侨康复中心所聘。办班、教功，医病人、写论文……在珠海尤其热闹，海关关长、驻军司令、政协主席、秘书长、市长……几乎特区各部门首脑人物都来了。另外港澳同胞、各界人士……真是少长咸集、群贤毕至，都说气功好、人人想长生。人家学得努力，自己教得认真。反响还不错，记者来纷纷。除四川、广东多家报纸、电台外，香港、澳门新闻界最凑热闹，至少十多家报纸曾专门报道。香港《商报》记

者谢凤影小姐的文章题目吓了我一大跳：《四川气功大师、亲临珠海传艺》！“大师”二字俗气、刺耳。我说句心里话：如自己有真才实学，又何必虚张声势？在这本书中，有的地方常涉及其它“大师”的言论和作法，或批评、或微讽，非对人，就事论事……这里写这些，目的是使他们和尊敬的读者不要误会我吃不到葡萄，才说果儿酸——因为作者也早有“气功大师”、“神医”之桂冠哩！

1988年我返川，其时气功热潮正风波涌起，一浪高于一浪，但我却有些倦了。也有部门请我去“带功报告”，我没去。不是没那能力，是不敢——因为我深知那玩意儿奥妙所在（详见本书有关章节），怕逗发许多神经病。一位外地来的气功师胆子大，学严新大师的招数在成都首开“带功报告”之例，风云一时，连作无数场。私下里我说他：“你倒好，出了风头、捞了好处可以跑，成都那些真正搞气功的要为你背骚、挨骂！”弄得这位老兄很不高兴，脸拉长像条驴。但其后许多气功师也竞相效尤（有的是非常有学问和真本事的，我素来敬重），你也“报告”我也“报告”，你带罢功我又“带功”，越弄越滥，气功名声也臭了也。

我自忖：气功弄潮，我非好手；叱咤风云，我无胆量；潜心研讨，自得其乐。我谋生本有术，又何必赖气功？自此每日医病、看书、打拳、练功。其乐也陶陶，活人也轻松。

写以上拉杂话自报家门，并非无益。读者可从中理解本书写作，绝非向壁虚构，确是有感而为。我已有一本二十多万字的《气卷神州——中国当代气功大热潮面面观》于前年出版，但那只是罗列现象。这本书，则是试图较科学地、有说服力地解开一些谜团。

2. 我为什么要写此书？

——请读者先看看千奇百怪的

“纪实文学”和“新闻报道”

我年过不惑，掐指算来，喜爱武术、气功锻炼三十年了。古人云：“三年小成、十年大成”。而我天资愚钝，既未练出“遥视”、“遥控”、“隔山打牛”、“千里诊病”之类惊人本领（据说有的数月、数天甚至数小时就能“速成顿悟”此功夫），更未练出“呼风唤雨”、“遥知天下大事”、“能卜过去未来”、“隐形穿壁”之类神仙本事（据报章介绍现在有此种“特异功能”者实在太多了）。

但我毕竟练功多年，走南闯北，见识不少。故常有人这样问我：“气功，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愕然。气功热风靡中国十多年，无数中国人还在为气功是真是假而困惑！既这样，那气功（武术）热中就许多东西值得思考、研究了。

我常反问提这问题的人：“你为啥要提这样的问题？”

他们抱出一本又一本的书、杂志，说：“这些都是写气功师的‘纪实文学’，但玄之又玄，比《封神演义》、《西游记》还玄！”

我看了，果然“玄之又玄”。读者也甚有必要先看看这些“真实”报道文学。

一本书写大兴安岭的那场熊熊大火是严新发功降雨才扑灭的：

这时候，一架军用飞机从北京飞往东北，灭火前线指挥部搬来了气功师严新。严新一到沈阳就肯定地说：三天内出效果……

10分钟过后，又厚又重的乌云不知从哪儿被赶了出来，铺满了天空，又过了10分钟，话筒里传来激动人心的欢呼：“下雨啦！下雨啦！”

在场的许多人不相信这一奇迹，又纷纷把电话摇过去，回答仍然是：“下雨了！我们前线万人作证！”

（《中国超人》）

《气功与科学》1987年5期有篇《此功原来人间有》，报道辽宁抚顺市气功师呼风唤雨：

气功学习班下课后，正当学员们离校回家约摸几分钟之际，天老爷骤然电闪雷鸣，下起雨来。稀稀落落的雨点铜钱般大，掷地有声，眼看一场大暴雨即将倾盆。主持学习班的王力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要暂停暴雨，让学员们顺顺当当返家。只见他毅然站立在学校操场中央，双手向上托举发功。说也稀奇，不一会儿，大雨点消失了，雷也不打闪了。唷，真是气冲霄汉卷云雨！

又报载，1986年酷暑，北京西山八大处六处香界寺一座乾隆行宫中，当时宫外气温高达38℃，而170多人挤在宫中同练气功更是闷热难熬。王力平发功，竟使学员们有仿佛从火炉掉入冰窖中之感。

还是这个王力平，还是在这座乾隆行宫，他打坐发功，约摸

半个月光景，西山的动物，老鼠、狐狸、青蛙、兔、蛇……纷纷聚在行宫四周。这叫“百兽出笼术”。

还有许多广告，不胜枚举，威力无穷：

例一：严新，年轻的气功大师，近几年来他的名字给病者及气功爱好者带来福音，他的足迹所到之处无不掀起气功热潮，他的带功报告令科学家们发现了许多不解之谜。录像带、音带均为带功正品。一带在手，气功爱好者可直接接受到严新气功师亲自发放的信息……

例二：作家纪一为他的宗师张宏堡写的纪实文学《大气功师出山》一书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尤其是气功爱好者的青睐。

应读者要求，宗师对部分书加盖印章，输入气功信息。

原本定价4.98元，带功本每本售价8元……

“带功”、“信息物”奇闻还多：

有位气功师在市场上卖石头，一堆石头摆在他脚下，他称“这些石头已被我施放了‘外气’信息，能治疗各种疾病。”

郑州有位“山泉公”出售电镀椅，50元一把的椅子，他以每把150元的高价卖出，一个早晨就能卖十几把。这椅子为“带功椅”，专治怪病、癌症。还有文章报道说，严新开出的“带功处方”最神，他在处方上写了麝香，患者能闻到浓郁的麝香气味。海灯法师患病，严新曾开了一张处方请人捎给海灯，说压在枕头下就能医好病，不需要真吃药，但我又听海灯另一个弟子说：海灯

见了这张“药单子”，仅一笑，其状颇意味深长。

带功物品，最叫人羡慕的是四川人邹太佰的“坐骑”：永久牌，26寸平跑，车身锈迹斑斑，一句话：这是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全身都响的破旧的自行车。邹太佰是严新的徒弟，严新朝这辆车发了功，这车成了“信息车”、“带功车”，于是，它创造出光彩照人的奇迹：邹太佰骑这辆车和汽车进行越野赛跑，竟把汽车抛在后面！《中国超人》一书对这场竞赛作了极为“生动”的记载。所以有人慨叹道：也不知国家体委官员伍绍祖、袁伟民、李富荣们是否读过这本书。中国号称世界第一自行车大国，可是在自行车体育竞赛中总是没拿到理想的成绩，何不请邹太佰骑上他的破车去比赛，让外国人跟在屁股后头望“车”生叹去吧！

气功师的特异功能中，最神奇玄妙、最让人困惑不解的，还是那大搬运术。张宝胜的传说很多，他打电话不用拨动号盘，只要心里想着需要接通的电话号码，拿起话筒就行了。他曾经把一座库房里一袋百斤重的砂糖运用意念隔墙搬了出来。他爱吃巧克力，从商店门口过，意念一动，柜台内的巧克力会飞进他的提包。他开汽车闯红灯，民警没收他的执照，他一转身，执照就回到他手中了。东北某大学做过一次试验，动员40多个学生层层把住礼堂大门，看张宝胜能否进去。这边还在商量怎么防守，那头张宝胜已经出现在礼堂中间。据说，这位张宝胜脾气不大好，谁惹他了，让他生气，给你点报复，你就惨了。他伸手在人肩头轻轻一拍，可把你的衣服烧个洞，他在广州表演时，有人自告奋勇脱下外衣，想试试他的功夫。他把衣服拿在手中，只一会儿衣服就滋滋冒烟。有个科学家对他的表演表示怀疑，当面说他玩骗术，他生气地抓起一枚5分硬币，朝科学家扔去：“扔你肚里去！”硬币不见了。科学家感觉肚子不舒服，赶紧上医院透视，医生说：“你怎